

謝啓

薦舉

謝監司薦李啓

李仁甫

備員下邑曾未淹時託庇崇墉僅能逃讎敢期收錄獲預薦揚自  
惟愚不肖之微軀猥當賤有司之劇任德惠不足以化俗威令不  
足以肅姦適民物凋弊之時承紀綱隳廢之後師徒造境罄无一  
日之資糧詞牒盈庭曾是積年之冤抑方虞戎兵芻粟之責豈特  
簿書獄訟之煩殆寢食之靡遑窮朝昏而不給懼百姓疾苦之未  
究寧一身勤瘁之敢辭屬使節之俯臨擁輿師而少駐治狀甚拙  
固已熟於聽聞才術非長亦莫逃於鑒察誤蒙葆拂深切兢慚此  
蓋夙遇 公官恕以及人忠於報國念小智之自竭粗及疲駑苟  
片善之可觀必加甄採致茲尋隨亦在弃捐公敢不增激懦衷益  
堅素守上廣寬仁之澤並及細民務收歲月之功罔于虛言第无

慚於內省庶不辱於已知

謝監司薦舉啓

周行可

特預薦章俾升幕佐名非實副感與愧并嘗聞人雖病於難知士亦差於詭遇謂能修其身則天且不發苟自信以道則世誰可輕如王韞匱以何沾况珠在淵而必媚所期非速爲趨每高或片言而推其器識之優或一見而許以公侯之貴蓋去就之有守在賢否以甚明故时无滯才朝尽公幸惜乎風流既息古義寢衰敵是非之實以愛憎攪榮辱之情於得喪霄壤扶持之速跬足三公塵埃排擯之餘蒼顏斗粟至使名身兩役物我更持冰炭裝懷夜忘卧夢風波駭目日起志憂甚者巧希合於情先閉險深於迹外邯鄲善步壽陵爭龍襲其趨螳螂據蟬黃雀已窺其後笑窮通之有序於富貴於易媒千里坐期一跌隨廢如公者生而寡見長則數竒趨時雖願於激揚李道每傷其遲後四百年之傳序世出聞人三千秩之故書家无別索引囑藉襪之列來游翰墨之場見舟

即操往焉无懼取蠅猶撥頤者皆驚焉兩綴賢書再丁家禍收餘生之殘槁擢一第於淹回尚怜垂翅之窮猶有槍榆之決然斥上京雄觀羣俊並驅談落二以相高億僊三而欲幸自推推賤分取弃沉何期舊季之拙迂忽誤近臣之論薦職之鄉校編以儒林脫敲朴之喧囂屏簿書之倥偬弦歌終日酣味六經少釋爲賓之憂終懷淨食之愧加以服大人之餘誨感未路之多虞益知勢利之易汗未見紛華之少樂不肯碌二與時太踈何爲區三顧影自笑每欲玩林泉而佚老擷杞菊以茹飢放浪形骸優游歲月向子平之家事猶累素心陶靖節之吾盧但馳去夢遲三斯久忽三未遑愈深必退之思无復僮來之望敢希孤宦輒動上官憫其短步之勞挈以循階而進此蓋伏遇 公官至仁兼愛大雅不遺以長取人由恕及物傳鳴鶴之羽翮文斷木以青黃必使接天衢之遊庶幾成宗廟之器量能非稱荷賜過優公敢不厲終身歸潔之心慕古人特立之義老將至耳未甘四十而无聞季恐失之尤愧寸陰之

可惜此言堅素守上文明知

謝監司薦舉啓

王元長

觀其爲主進身者豈易於依人李尔所知爲上者亦難於与物蓋非義不合以道泛觀可不在我而不蔽其心窮達自天而一尸諸命逮於名實不立風俗浸衰視聽悠三不斷於是非之際情僞擾擾必爭於得喪之塗至有连風多摧附火先熱蘭子之劍適著歡心東郭之竿不知濫吹雖出愛憎之素昧未成利害之相攻其或巧言如流素書盈束幸韓荆州之一見借郭有道之片言高談則自謂退藏大致則求爲容悅凄酸易感僅猶躑躅以悲鳴妩媚不情何異盱眙而獻笑斯皆李術无守氣節不剛間有風波之虞莫測山川之險合三言而成虎湊一隙以沉舟甚則蜂蚕起懷豺狼當路狡兔未得韓盧爭先螳螂方休黃雀窺後斯人也何所取尔爲士者不亦難乎如公者少則甚愚壯而寡与棲遲末路蹭蹬累年再領簿書嘗謂勾稽之失一臨民社敢言抚字之勞所願者惟畏法而奉公自信者不罔民而病物訖无顯狀輒玷誤知挈短步於祿階脫卑飛於選集陶成有自感服知歸此盖伏遇 公官大德有容至誠樂与傳鳴鳩以羽翼文断木以青黄使之物有成才器无迂用致此寒陋稍預迁陞公敢不恪守官箴益脩德履不爲俗吏一効勉蹈古人之風貴不可求敢妄干於寵祿志須有立庶少濟於事功

謝監司薦李啓代

任子方

俯慙文席居无補於枵墜旁睇匠師分見遺於樗散矧羣材之在列競一盼以爲榮乃錄踈愚俾先流輩得逾望始幸与愧并切以自昔進賢皆期行道雖假借獎成或甚於謀已然周旋惻怛咸出於爲公故上既已專得士之名而下必有以爲知己之報古今一變真僞莫分後生躡趨競之蹤前輩之品題之力是以田歆欲自用一士猶足揚声趙勝笑妾從雨人終多慙德力振深鞞宜屬昌時如公者弗自激昂浸趨頽靡文史足用不知糟粕之已陳松菊

猶存坐歎功名之既晚切陳庠序再閱歲年說詩不足解頤談道  
安能絕倒會新亭制獲奉成規當大旆之按臨仰下風而彙進亟  
聞誨飭俾道譴訶初无媒鬻之資驟被吹噓之力盖精神所昭才  
欲下而已明雨露既濡物不祈而自獲至公之吝多士攸歸恭惟  
公官明下而有容崇高而善下博通之學足以討論一代之典章  
經濟之才足以振動四方之政事自持使節即擁將旌以謂太平  
之功必以人物為本故勤收採罔間公微公敢不仰範前修式期  
來効依鞭策以希騏驥既不遐遺資陶冶而為干將請自茲始

謝監司薦舉啓

朱廷王

零落壯心未就求田之計裴回未路猶懷入幕之謀中提本心外  
慙微公戴恩逾腆跼地弗容伏念公數則多奇資惟極陋始遊翰  
墨謂功名可為而亦可期逮涉艱難知時命在彼而不在我雖已  
周於十載曾弗既於一官諒拙疏之有餘故坎之而未艾進惟聊  
尔資斗牛以代耕去亦欣然適榆枋而蒲志偶參羣後俾長諸生  
會明詔之一新事百責實碩諛聞之已竭分合投聞懷曠官以自  
危思斂衽而不敢雖嘗殫夙夜之智力曾何補毫髮之事功矧積  
咎愆久替竄斥人皆謂之不祥而弗顧公獨察其其賢而可哀嗣  
加薦論理適願欲此蓋伏遇 公官義高乎一世識並乎前人忠  
厚之風及物而愈廣剛方之氣秉節而弗迴其觀人也遺於短必  
求其心其薦士也因其才不移乎勢受知者所以感激而至于太  
息而有識者莫不尊仰而為之聳聞願樛樞之散才乃門墻之舊  
物載矜流落存使迂陸晉孔融之得祿衡既薦於前而无以濟之  
晚節晏嬰之遇石父雖脫於難而不能卒於平時未有一叨顧盼  
之榮兩被吹噓之德自惟會遇獨絕等夷而公智昧幾先名編邪  
下駑駘失路固无歷塊之功烏雀懷恩猶有銜環之報

謝監司薦舉啓

史伯鎮

蓋聞貴德所以敬賢報恩莫大薦士何可專也至誠惻坦不敢驕  
以謂當然力推挽惟恐後故為士者求諸已无求於上而在位者

惟其才不惟其私此前輩所以揚聲而後生因之砥節風流既覲  
趨競實繁意此道之弗回抱遺編而深慨公未忘古士亦蒙休自  
顧么微尚思奮起不自知其褻淺切有志於高深處世之具踈踈  
叩門之辭愈拙不謁而獲久見笑於輩流終无可言頗自安於貧  
賤獨嗟窘步就去騏驥之不乘僅庇一枝豈有藿蠋之能化敢期  
觀采辱在薦論題評過優聲勢增重使絕榆枋而決起遂忘擗櫟  
之弗堪初无自鬻之言又之先容之助凡所蒙者尺公賜之此蓋  
伏遇 某官志並昔人義高當世惟善能卒其類蓋英髦已備於  
曾中自厚薄責於人故疵賤不遺之度外流根膏雨何止霑一漑  
之功歛衽後塵不敢効衆人之報

謝監司薦舉啓

張全真

以自憐捫苦心而太息尚繁造物以付我公半面立談為降諸侯  
之重高堂坐嘯許陪下客之餘語有恣而姑容慮雖愚而或取傾  
蓋之交難值泣途之感易深常恐賤微永乖報德之所敢持固陋  
更累知人之明載念微生自孤昭代賢貴力推則意親而事遠英  
游並鷺則人達而已窮雖平進誰所不能而數竒自亦中廢臯盧  
不就笑五白之偶然虎豹有袖分九官之邈爾自非宏偉不主故  
常豈由煨塵之中猶分光潤之末相馬者失之瘦彼俗何知取人  
而按其尤匪才曷稱此蓋伏遇 某官體國重寄為時遠圖道尊  
前輩而善誘於後來政擅久成而兼收於末至盛矣孔融之坐歸  
然韓愈之門介以妄庸是為塵點其敢不益虔所事毋替厥初皦  
皦寸誠徒託賞音之賜區區末路豈專媒進之思

謝監司薦舉啓

黃夷甫

昔揚子雲被嘲老不曉事燭之武自謂壯不如人退惟一已之間  
實兼兩人之短故規行矩步窮且不回身後人先困而莫悟勉從

下策出効微官聚糧有三月之勸發軔輕千里之遠流離半世奔走四方竭來大江之南屬在使麾之下實由天幸豈曰人謀恭惟某官一朝偉人四海令望梗楠杞梓凜凜隆棟之姿鍾磬笙鏞肅肅清廟之器而乃謙冲自牧略去威儀忠厚有餘曲敦風誼念旣馬雖老猶忠芻秣之恩轍魚將枯欲借靈滯之潤豈綠名勢特出獎憐髮髯弗古人遭逢今日居然感敷實倍常情

謝監司薦舉啓

史唐英

繆政流聞難逃公議薦書優借大過本心雖外激於懦疲實中含乎鬼覲伏念某直生駑緩但務退藏賦性堅頑不知變化斷斷真一介之士厭厭若九泉之人竭來御史以臨民果見隳官而墮事加以替傷溪毒閭中山嵐日益疇孱寢成沈痾杖扶骨立人掖尸行奠酒跪香固難修于祀事趨庭詣府頗久廢于官儀人有若斯世將安用尚或含糊而竊祿必將顛蹶以隕身但冀生還敢論榮進比者伏遇 某官才高兼物道大容人謂其臭味所同故提撕孤賤憐其衰窮易德故收拾棄遺乃於垂老之年獲霑不報之惠某敢不務求針劑冀保餘生益慎始終庶全晚節亟為歸計載囊衣以行尚慰人心飲盃水而去不慚吾道是荅邑已知

謝監司薦舉啓

葉少蘊

功勳實試祿愧空餐貸弗誅勦已為僥倖寵加論薦豈所堪任伏念某涉世闊疎受才淺薄學雖有志徒知泥古之虛言任迄無成靡有資身之良策曾脩名之弗立領短技之已窮少忝盧前晚欣曾伍豈特汗顏而不恥固以讓臂而自矜矧泉府之官寮皆外臺之辟置直下食俱腆賞勸又優得之莫不欣然賢者亦或樂此自慙迂拙敢歎衰遲夷甫於是言錢孫寶以之祭竈揚雄識字方知鑄金莊叟忘筮尚驚躍冶蔑一毫之云補且百毀之所歸已幸并容仍加慰薦衆猶以為不祥而弗領公獨察其甚愚而可哀載味品題更踰分量此蓋伏過 某官純明弗撓閎裕好脩謂收名莫如薦賢而得人所以報國很容學步來佐指蹤領疎懶者書生之所

同不加譴斥而流落者人情而共憫更賜吹噓實盛德之所臨豈  
初心之敢冀某敢不益堅微尚深仰前修零落摧翰敢復希於霄  
漢婆娑病木知徒費於生成但名肺肝莫報恩德過此以往未知  
所裁

謝監司薦舉啓

戎昭謹職使指露章望不素然愧將何若伏念某器疎寡用質闇  
鮮通早塵祿仕之遊竊有功名之志遂更武列歷具邊負南國之  
征亦嘗致力西隅之守未始曠名汜至此邦勉勤爾事然而大羊  
之聚僅得之歡心貔虎之羣又循於著人此即守封之常務永塞  
之本圖得免吏詞已為天幸敢謂伏蒙 某官俯憐舊物過采消  
勞叨法座以言揚期上恩之器使俾無顛躓抑用勸從謹當神明  
百為終始一節更集軍中之效用酬門下之私

謝監司薦舉啓

使指勸能驛書聞上拜嘉伊始撫已載優伏念某性本拙艱仕為  
貧素累世之學切嘗自修當年之功願有所立濫齒朝紳之序獲更  
武弁之遊于時昊寇擾邊王師宿野馳不測之地力就於戍城受  
必勝之謀嘗經於戰陳自爾從征嶺表還守塞隅汜至此邦第為  
常職若以其謹封疆之備得種落之心俯道人言已為天幸敢謂  
伏蒙 某官靈覽發潤衡度推公采累任之勤勞血孤蹤之留滯  
將期賞渥特露薦章謹當祗服攸箴恪思爾止更集異時之効仰  
酬此日之恩

謝監司薦舉啓

張舜民

初憂累罰將欲去歸豈意交章更形褒薦受知越次負愧靡寧  
伏念某賦分竒窮直生昧陋辛承闕闕亦綴冠纓惟趨時不達  
於變通故應物多成於抵忤勉循三尺濫分符竹之權僅守一官  
可謂斗筭之器誰為汲挽敢冀騰驤此者伏遇 某官理識絕倫  
聲猷跨世長趨闊步孰爭萬里之先大論高文自出一時之右肯  
憐孤蹇曲為播揚某敢不拉立清名堅持素守雖錐力近利無補

于本朝而尺寸微功自期于他日庶幾始末不辱高明

謝提倉薦舉啓

百里雙鳧欲望風而引去九秋一鷄俄倚漢以橫飛自疑如出乎  
夢中爲幸實來於分外感深縷骨愧極汗顏某竊以觀質于王顧  
下士莫非有待未征其稟惟名卿然後無私况屬盛時亟逢鉅哲  
惟月評而借譽回風鑒以生輝書自劉洪豈止賢於十部諾因季  
布政應勝得白金肆令爛額焦頭端可攀鱗附翼獲是遇者獨  
何躋哉某也文史陳人衣冠餘子蚤因世冒玷官箴抗塵走俗  
者二十年不堪回首號寒啼飢者數百拍未免折臂偶切邑以死  
身姑盡瘁而事國子文三仕浪云有功而見知裴公一言固曰不  
求而自得靜言恭冒良有多重緣此蓋伏遇 某官直道而行樂善  
不倦敏手以衡其輕重虚心爰燭乎幽深都開闔歛散之要權務  
成就全安於下吏眇昧而容光必照吹嘘則與物爲春循致懦衷  
亦叨獎掖某敢不靖共爾位夙夜在公正而不它第堅持於一節  
老當益壯或少報於萬分

謝太守薦舉啓

楊嗣清

散木偃塗誤入工輪之度疲驚在旣叨逢伯樂之知服籠增光被  
恩懷愧伏念某質非名韻才謝清流蟬腹龜腸中慚義餒塵草頭  
鼠目望絕侯封氣無湖海之豪心有丘園之素政緣世界偶出仕  
塗鬢質颯二毛顏匪折臂之具目迷三徑空懷焚支之羞甘比羣鷄  
定非一鷄豈意提衡之鑒濫加推轂之私優辱品題徒知慚仰此  
蓋伏遇 某官名高一世學貫九流身任道之汗隆言爲邦之興  
替柔直有申伯之德四國于蕃文武兼吉甫之才萬邦惟憲行賢  
而未嘗有已去智而不以驕人致此妄庸亦加賞拔力借風雷之  
便將化龍梭肆調金石之音更資牛鐸其敢不勉修素業益勵壯  
心庶收翰墨之功少答吹嘘之賜

謝太守薦舉啓

王致君

職守方郡鼠技已窮名聞公車鷄書交上荐叨獎掖倍負兢慚伏



念其闕閱已衰名實素下挈瓶近智無所建明室兀小材安能施  
設雖殫意竭慮公以忘私而左支右梧勤不補拙敢圖寵借不及  
辱庸此蓋伏遇 某官朝朝羽儀社稷寶鎮綴閣臺之法從高踐  
亨衢殿淮海之名邦光揚遠業尚收孤跡謂有可書欲使迅騰曲  
加藻飾某敢不修持晚節庶圖橫早之功砥礪微忠更畫鉉刀之  
用上酬天造次答已知

謝太守薦舉啓

魏伯友

靈恩朴拙何以立官元保頓昏安能辦事政虞訶斥畚辱薦論不  
敢矜榮祇以增愧伏念某人中下品海內單門孟孝裕為衆所嫌  
嵇叔夜處世不偶青雲絕望器許誰與之佩刀白眼相看遣去幾  
奪其手板不圖褻借復被衰寒此蓋伏遇 某官百世華宗三吳  
望士榮躋內閣翺翺侍從之班寵殿侯邦偃息藩垣之地曲憐弃  
物遂及孤蹤某敢不益慕前修更敦素尚懷黃金而結紫綬豈  
意於餘年飲墜露而餐落英行棲於舊隱未知圖報但極悚銘

謝太守薦舉啓

宋嗣宗

委吏之賤疲于一官報政之遲踰于二月過蒙褒薦為良積悚皇伏  
念某椎頓寡聞支離多病初無才語以取聲名豈有異能追攀豪  
俊韓吏部年老而身困孔北海意廣而才疎自絕騫騰孰能推挽  
第安林野以俟譴何此者伏遇 某官名映朝倫才高王佐謀猷  
宏遠史弼負幹國之能德度恢鴻韋斌得大臣之體將陟鼎司之  
峻先儲天下之才致茲庸虛亦預收採某敢不尚堅晚節益厲微  
衷掃地焚香誓克終于素志澡身浴德期不累于清塵

謝太守薦舉啓

宋軫詩

阨窮滋久声跡浸微固已絕望於飛騫誰復萌心於進取忽薦言  
之下逮溢愧汗之交流伏念某愚不自量妄嘗有志始游翰墨謂  
功名可求而必可期中涉艱難知時命在彼而不在我飄然隨牒  
聊以代耕幸獲造於門墻欣竊聞於名理何止暫忘於羈旅固已  
倍借於輝光仍沐恩私亟加慰薦載詳品目更極兢慙此蓋伏遇

其官德盛而有容望高而善下矜此踈愚之質許以無他採其蕪累之詞謂之可教不忍遂墮其素志必使勉及於前修力賜吹嘘庶幾振起駑駘失路固無歷塊之功頑鑿遭時尚有發矚之意未報恩德但銘肺肝

謝太守薦舉啓

趙德莊

浮湛管牒久絕意於清流洒掃門墻忽盜名於下客餘光所被善類知歸伏念某愚不通今拙而嗜古百世而下莫究聖人之大全中年以來不堪世路之多故薄書汨沒師友散亡驚短髮之半華悼初心其既遠竭從煩劇尤失故常當民弊財殫為方今之公患而政苛歛急豈學者之安行故嘗取子於權宜不盡拘擥於文法苟少紓於罷俗亦何愛於微躬所幸仁主大明日月其照我公盛德父兄乃心用能三歲之間或致一毫之効然塵埃不可以薰沐拜起甚慚於步趨舉瓢而酌天漿坐歎星辰之遠比竹之聞人籟益知耳目之卑謂當黜而外之敢曰從之游者惟時拍授不愛彫巧出五色於探囊既將脫其毛骨捐千金於市帚又復借以齒牙豈徒了於一生固足施於後世此蓋伏遇 某官道存長育業懋經綸世為儒者之宗故常恐斯文之墜地身任天下之重故陰求當代之遺材有如妾庸何以稱塞某敢不洗心嫠節俛首下風補劓息黥舍治人而治己淪肌浹髓持報國以報公

謝太守薦舉啓

泮水橫經慙蜀地學官之選天臺上奏玷汝南月旦之評拜賜增榮撫躬若惕竊以諸公要人之勢利亦何門而吳先生長者之典刑或曠世而難遇蓋賤貧而其忍惟道德之依歸一蒙備類於籠中足以成声於海內况此收憐之意出於特達之知未嘗待其自言亦匪因於借助茲古人之能事今復見之顧新學之小生何以得此伏念某顛蒙有守困拙無稱傳緒業於父兄之淵源於師友淺聞甚陋莫知貳負之名單見易窮豈識撐犁之字粗勤操守敢謂端方愧在前之批糠偶冠多士玩既往之糟粕未通羣書固宜

守寒士之窮寧復有熱官之望曾見鶴林之託遠煩鷄表之騰假  
要路之梯航借層霄之羽翼茲蓋伏遇 某官神機警言悟德宇閔  
深振絕學之無傳笑諸子百家之陋起斯文於既墜有三代兩漢  
之風啓後覺於晚生凜清名於末俗四登二千石之重咸著能聲  
一飛九萬里之遙旋躋華衮益廣江河之量不遺封菲之微諱取  
鼓之皮亦無嫌於枝木而焦桐之尾或可備於宮商致此尋庸驟  
蒙推挽某敢不益堅素尚勉力脩名國士之知期必酬於異日私  
門之謝聊自同於衆人

謝太守薦舉啓

負弩馳驅方廁登門之列刻書慰薦濫當開府之初名為市駿之  
圖實出點蠅之誤事非願始榮與愧并惟縣令視民為親與諸侯  
分地而治以道自任昔人尚鄙於催科歟流寔訛末節乃專於財  
賦緩之則乏供於公上急之則起怨於里閭弊精神於錙銖之微  
捐名節於商賈之賤良法具在鮮聞德意之宣仁人滿前不見循

良之政有能時其取予節以儉勤專務本以養民財毋奪時以盡  
地力上不負明天子之詔下足以解賢刺史之憂庶幾隨身可以  
益裕如其者不才自棄多難早衰百年帑上之空言僅同畫餅十  
載幕中之漫仕殆若飛鳥退將遂於歸愚進豈堪於治劇矧冠蓋  
往來之會乃江湖卑薄之鄉邑居蕭條莫稱過客在穀典其美尚多  
流人固當過意以撫摩安敢容心於椎剝吏責既曠人事寔睽失  
伍待三甘於抵罪會課第六幸而免歸豈期悃悞之愚乃動高明  
之鑒以平平而似簡謂兀兀以類勤引而升堂溫若挾纊退而論  
事應如叩鍾念欲報而未能抑何功而可錄伏讀褒語有覩過情  
而况法宮獨斷之反側恒屢委形於擇令大府簡僚之始激揚尤貴  
於得人有如妄庸何以稱塞此蓋伏遇 某官忠存社稷望重播  
紳潤色王言得典謨之正體作成士類起洙泗之遺風力為後進  
之階克聲上臣之節不忍孤白之反衣未厭緇衣之改為故於寸  
長或至三嘆某敢不匪躬盡瘁篤志好脩苟歎息愁恨之不聞有

辭于上雖倥偬喧囂而自困遑恤其私

謝太守薦舉啓

趙德莊

羣趨旅進官微尺寸之功衆棄獨收事絕尋常之表羈窮增氣  
寒素懷歸伏念某名在腐儒初無長技挾策於前輩彫零之後彈  
冠於殊鄉轉徙之餘老將至以徒勤祿既浮而不媿逝從散地漸  
歸宿於夷途敢託上交自銜媒於當世矧陪下走驟望餘光無簿  
書米鹽以奔走後先有贈勞宴賄以勞費左右曾是品題之誤得  
諸拜起之初略後生之無聞謂孺子之可教采葑采菲草芥已微  
如山如河塵露奚補深惟志士之報德坐恐餘生之後時若爲推  
揚重以論薦言非俗好難語於通人文與氣衰詎追於作者然而  
少學雖陋而粗取於無用孤宦已卑而竊期於盡誠使之少間貧  
病之憂有如過聽妄庸之意尚思扶義不敢愛身悼此志之久違  
爲已知之一發此蓋伏遇 某官長民尚德憂國思賢身任九流  
之銓衡各極器能之用經爲萬乘之師友兼收音句之長下賓  
相於藩維訪遺珠於江海求之太廣濫者或居某敢不益信所聞  
力鞭其後豈惟進退視爲主於遠臣尚謹始終用能施於後世

謝太守薦舉啓

伏蒙知府郎中奏舉改官任使者懸僚解局孰敢嘆三年之淹郡  
守飛章獨念有一日之雅雖舉舊自昔以爲義然改秩豈愚所可  
當固應得之若驚且幸伸於知己某竊聞管仲以善交而友鮑叔  
亟蒙堂阜之迎王徽以進士而附徐商爰受荆南之辟夫惟久與  
之出處乃能備見其否臧未始擇焉而不精庶幾與身者有所試斯  
謂名止於實勿憂稱匪其人靜循黃綬之賤儒蓋辱朱轡之曩好  
聽其言而觀其行既嘗博我以文據於德而依於仁更欲成人之  
美借月評而激賞回風鑒以增輝書自劉洪非特賢於十部諾因  
季布雅宜勝得百金坐令門下之諸生不作溝中之弃物獲是遇  
者亦何偉哉某也問礼声微行歌族冷勿被過庭之訓長從挾策  
之游欽業樂羣粗熟周鄉之射御陳力就列浪陪唐穀之英雄由

東粵以奉親拍南昌而竊祿雞鳴狗盜偶終歲以無聞馬勃牛溲  
亦有時而可用遂沐鄭莊之推轂式酬真禹之彈冠公叔同升大  
夫僕今猶古也臧文不與柳下惠彼何人斯可以使鄙夫寬而薄  
夫敦真所謂久相待而遠相致裴蘭在野但知直道而行祢鴛橫  
飛忽慶不求而得退省際會實有各負緣此蓋伏遇 某官闈苑清  
流崑崗粹品名聯二俊允為吳郡之文宗李賁六經克紹松江之  
高士蚤決科於羣彥繼拔萃於庶工已誇語三日而見竒何止歷  
四州而稱善達不離道進思盡忠登芸閣者十八人獨推豪傑奏  
楓宸者三千牘夙著謀謨綾衾夜直以覓清鷄舌朝薰而氣爽遠  
辭榮於丹禁聊共理於黃堂政布六條頌興五袴隼旟熊軾方試  
可於蕃宣鳳沼亦為臺即升華於輔弼而又篤斷金之密契存結  
綬之遺風憐其附翼以攀鱗謂可昂霄而從真壑故雖孱弱亦預  
獎提厚莫重焉綽有故人之意我之懷矣忍忘平生之言某敢不  
謹所設施高其標置確乎不撓窮且益堅萬里從軍喜吹噓之有  
便一心圖報惟職守之是勤常俾舉能其官無負友賢不棄過此  
以往未識所裁

謝太守薦舉啓

趙 德莊

乘流浪出猥參幕下之游進旅冥行庸覲坐中之識上臣所志未  
俗以驚伏念某妄讀父書失師吏道江海之送日月多病與衰雞  
豚以燕春秋久閑而發維此羈宦出於濫躬輕千里而竭來留年  
而忘去遶樹三匝其孰聽於悲吟賜璧一雙敢自微於異遇方轄  
蓋鼎來之日聞道途相慶之謠謂平生先德而後刑且家世誣身  
而下士私竊自幸庶幾少安不意交游有及姓名之賤廼於官府  
遽忘形迹之拘重遲而不以為媿媮造次而能照其悃悞至於真  
諸尊俎之側雜以詩書之娛聆高詠於胡床還素風於大初雍容  
文物主人何媿於湖南尚想風流下客如升於東閣慨附麗之既  
晚碩遭逢之已榮敢以私恩更汗公舉蓋前輩與人而必盡而大  
賢樂義以亡窮使之假翼而冲霄猶將市骨而得駿此蓋伏遇

其官清而不撓大以有容愛善如愛厥民知人如其政包涵九德心期一代之英才進退百僚手傳先正之能事春主知之益厚緊士氣之才增有若妄庸何以稱塞其敢不冥心信古刻意好脩累章服以自矜竊起彈冠之念望山林而告語共希曳履之光

謝薦舉啓

猥以庸虛過蒙知遇既免尤譴復加薦論自省孤危加之衰病生而賦朴野之性愚不識禍福之機但知任已以直前不復周防而慮後動觸時忌言爲身災擠而去之則爲有功引而進之亦或招悔目非不以利祿爲意而以仁厚爲心顧茲鈍頑誰肯收錄伏惟某官時望至重主知已深方將長育於羣材專務掩覆於小過憫其謀身之甚拙進絕望而退無歸知其爲政之雖迂歲有餘而日不足特矯世俗借之齒牙某敢不祗畏簡書益自脩飭豈云報德苟不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薦舉啓

三年去國從學官簿領之書千里推賢辱宗衮陽秋之字雖異姓古人之爲後然成材今日之居多特屈公言豈非高誼惟汪氏蟬聯之緒出軒皇派別之餘壽等神仙詞伯有魚龍之號名聞軍旅聖人書社稷之功遙遙譜牒之相傳沒沒衣冠之不振雖更晉魏之遠莫則崔盧之間由斗以南敢自期於一秋沂江而上傷不見於他揚豈期一代之髦英同繼百年之鼻祖間生賢德膺運半千坐使裴宗去天尺五瓜瓞已興於嗣歲豫章方託於深根非無他人未足知已矧何並及君公之貴而謝莊從康樂之遊宜其臭味之同借以齒牙之重幸雖至矣誠豈當然如其著天與冥頑人誰料理但欲陸沉於州縣未嘗鉤致於聲名一命江湖無蚍蜉蟻子之援第年書史有螻蛄鳳凰之嘲中因俗駕之回益欲儒冠之誤政恐墜緒安能亢宗敢意門闌收爲子姓力推寒士以報國且喜當家之有人天生五材非聖賢而曷用河潤九里資宗族以爲多茲蓋伏遇 某官經術宏深人倫高妙青天白日誰不仰於清明

璞玉渾金終莫名於器用出入與賢之省始終當宁之知付善我  
樂育之權為巖石具瞻之地豈獨林宗之好士借之聲光因知祐  
甫之無私多其親舊深憂譴薄難稱生成某敢不持此銘心不  
為繞指酬國士品題之賜附名家闕閱之光

謝薦舉啓

弃地寒灰已絕思於溫煖淪溝斷木何敢望於丹青物理固然天  
意莫測借一毫造化之力為萬目駭異之觀冷艷將遂復然華藻  
至于均被措頤退省點頷嚙恩竊以行已其難售知匪易馮援激  
齊君尚須彈缺伯牙捨子期遂至絕絃矧夫涉瓜李之嫌其矣有  
冰炭之隙撚鬚太息知正道之孔艱撫掌長哈厭人情之甚薄爰  
因時態慨念孤蹤謂學術空疎鄙之則宜以趨向謬誤遠之則是  
第栖栖而信命敢咄咄以尤人夷攷先芬粗平愚憤叔皮為融慕  
之從事孟堅領憲府之護軍溫造不辭重嗣之賓馬融嘗應鄧  
騭之召不特一時之樂事且為萬世之名談非倚高明莫緣數敘  
自叨殊在之幸首膺眎睠之溫遠辱褒揚不謝阮瞻之三語再  
蒙然諾殆逾季布之千金已在品題終加收錄此蓋伏遇 某官  
深造道本洞燭事機矜小賢而不遺慮一夫之失所持心渾厚優  
哉獎善勸能處己公忠足以磨世勸俗是致菲葑之冗瑣亦隨桃  
李之敷榮某勢當激昂懦衷勉堅壯志慕子文之從仕少酬廉  
恪之稱鄙州犁之用情聊副詳明之譽庶幾罔悖鯉庭之訓抑亦  
不玷龍門之遊

謝薦舉啓

三年簿領方默愧於仇鸞一日雲霄俄顯追於彌鶴恩深河海感  
極肺肝某竊以運偶中興時多上哲務薦賢而盡臣子之節期稱  
職以立邦家之基當得英豪若絕類離倫之鮮儼庶觀器業皆窮  
高極遠之不凡靜循百里之承宣庸副九重之任使公卿由此途  
出令尹難其人哉儻非桑雉之前修莫宜民上曾是轅駒之下品  
反在選中必固與一可謂仁矣其也志雖尚德學不競時師友古

人幸襟期之猶在塵埃滿路惟世賞之可羞竊斗粟以奉親誓寸心而報國靖恭花縣密邇霜臺漢斧生秋每欲望風而去鄒律噓暖嘗試瀝血以求將按劔之是虞豈援茅之或異亟回鑑水曲省舉桐念戢吏愛民之方粗知留意曰趨事赴功之敏寧不厚顏俾脫冗於拘督遂升華於宰字永言際會實有多重緣此蓋伏遇某官自誠而明樂善不倦蘊籍列城之簪笏靡恨遺材發揮當路之權衡誕開公道肆令羣隲亦辱揄揚某敢不朝羨暮瞻夙興夜寐甘官箴之藥石窮且益堅禦士檢之冰霜死而後已用圖薄效少報殊私

謝薦舉啓

官分縣社初乏吏能書奏公車驟應召名薦荷恩增愧撫已爲榮伏念某昏鈍少文朱愚之敬皇志有立園之素氣無湖海之豪慕君子有所不爲知古人未嘗之仕猥驅俗駕濫綴官曹挂頰愛山未忘餘習折腰爲米已負初心試結銅章謬臨花縣鳴琴不韻製錦空傷政拙催科考宜書於下下誰先傾倒人每見之平平疲驚絕意於騰驥散本無心於琢削豈謂提衡之眩誤加推轂之私此蓋伏遇 某官盛德表時淵謨經國宏才優於剗劇厚性足以鎮浮允爲世臣卓備賢業權衡士類水鑑人才錄箕斗之虛名采菲葑之下體縱毛錐之脫穎許由瑟以升堂致此凡庸亦加品目力借風雷之便將化龍梭律調金石之音旁資半鐸其敢不勉以未至尊其所聞上蒼已知下逃官謗

謝薦舉啓

松鄉佐職坐有三年之淹蘭省飛章初無一日之雅始望不及此何德以堪之禁從簪簪紳感藏肺腑其竊謂惟善能舉其類上臣事君以人簡厥修而進厥良陋志目中眉之小識息我黥而補我劓開鱗附翼之宏規靜言疑似之難分動輒忠邪之相半必也久與之出處庶乎既見其設施曾未聞無因而至前况敢異不求而自得借有是事假屬蜀非才如其者少挾壯圖長辜素蘊師門刻



意恥自名世祿之家仕路強顏寧復非良弓之子念再游於蓮幕  
思一割於牛刀交琴何益於民功祔鵠亟騰於士輿常徒役役豈  
曰能賢善誘循循亦云可使昔未親聲歎之末今乃置眈眈之中  
古人以是存心流俗爲之喪氣請原其本有致而然此蓋伏遇  
某官進思盡忠達不離道蚤推先於人傑聊試可於天官春入綾  
衾寒谷已均於餘暖秋橫水鑑纖毫咸燭於清輝肆令慰籍之私  
旁旣委庸之吏某敢不申嚴儻行冀舉官常植澗喬松不爲三  
冬而變節辦涂老馬當遵千里以効勤苟無爽於初終或少疇  
於知遇過是以往未識所裁

謝薦舉啓

右某伏准照牒保舉某堪充改官親民任使者居官蒞事初無毫  
髮之長爲國掄材誤辱齒牙之及省循非據感愧交深竊惟古者  
薦能付之公道衆多奚擇惟公論之爲先容表裏相符雖小用可  
知大節此風不振有年于茲非遇間世之賢曷復非常之選如某  
者儒生至陋吏材尤踈初不能激激以沽名亦不肯泯泯而隨俗  
屬佐一同之治獲趨五馬之塵當循名責實之時不容苟且在趨  
事赴功之列各務進修自視妄庸尚虞譴斥豈期名姓夙誤聽聞  
方其下車之初已有推轂之意逮茲收錄寔倍寵榮茲蓋伏遇  
某官盛德鎮浮至誠格物以清淨寡欲之道濟剛毅不屈之材非  
惟不畏於高明且亦無遺於寒峻以所聞而參所見弃所短而取  
所長憐其遲鈍之資僅能將勤而補拙知其奔走之暇尚以餘力  
而學文遂加一字之褒以增九鼎之重某謹當勉所不及行其已  
知今非介而前非通立聖人之中道仁不憂而智不懼慕壯夫之  
遠猷期於終身上答知己

謝舉試刑法啓

伏蒙 某官奏舉某堪充試刑法官者坐局何堪方喜桂松之茂  
致身有幸亟聞襮鷄之飛愧溢顏間恩從望外某竊以後傑在位  
明謹用刑顧六合橫日之民或陷乎罪念一人好生之德必欲其

平惟能得子張之賢。諸朝庶以輔堯舜之仁而極於治獲是  
遇者一何盛哉某也樛櫟。斗筭小器誤玷絲綸之寵猥參簪  
筆之華來百里以備負姑贊承流之政熱三尺而願學蚤萌折獄  
之心借未能遠追淑問之阜陶庶亦或近取遺直之叔向在我而  
已其誰知之非偶先覺之無私孰辨後進之有得靜言提拂良出  
多資緣茲蓋伏遇 某官襟海非塵懷冰不斨兼善一時之風俗周  
知百吏之否臧論道經邦將策足青雲之上愛人利物尚留情丹  
筆之中坐許公磨劄堪審克某敢不申窮律意更奉官職此生召  
伯之甘棠會令封殖它日傳巖之霖雨更冀沾濡過是以來未知  
所措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三十五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三十六

謝啓

辟置

謝辟充教授啓

唐 子西

命教之始置師惟難既非所堪適足爲愧伏念某一離國學十閱  
歲華參兩任之鄉軍自云得趣負三年之令弩未始辭勞止於爲  
貧無所不可獄訟刑名之職皆是道場簿書錢穀之間莫非樂地  
况優游於儒術復咫尺於鄉扮便於婚姻得以數學有幸如此歸  
恩可知此蓋伏遇 某官匠石人材甄陶士類好賢樂善每推引  
類之心憂國愛君深軫思皇之念致茲後學得託下風才地非堪  
固難勝於重責使天所庇將銘鎖於初心感佩無窮敷宣罔既

謝辟南京簽判啓

蘇 子由

少年遊學方成都樂職之秋壯歲效官後淮陽卧治之日矧留都  
之清淨眷幕府之優閒再辱辟書重收孤迹哀憐廢棄之久誰復

肯然綢繆樽俎之歡亦非偶爾伏惟 留守宣徽太尉才高一世  
望重累朝體河岳之兼容納涓埃而不間衣食有奉已寬尺室之  
憂道德照人况復終身之幸其為慰喜難及敷陳

謝辟置馬務啓

唐 子西

書生所學粗記姓名軍事方參未知拜起心勞意拙事廣才疎績  
未考三責將滿百抱關擊柝真為貧之所為毀瓦畫墁歎無功而  
坐食黃緣厚幸依託下風惟憂鼠技之窮寧顧馬曹之辱逮今三  
載雖每侍於燕間未始一言輒有求於左右豈有意於為異蓋自  
取於無厭遽辱見收實過所望此蓋伏遇 某官賞信罰必事易  
說難其交物也淡以親其待人也輕以約遂令頑悍亦費陶鎔某  
敢不祇畏簡書服勤簿領一丘一壑既未遂於初心三沐三薰其  
敢忘於厚德感佩戰越不知所裁

謝辟差醋庫啓

滕 子昭

才系長安之米五斗有萬鍾之難失中流之船一壺若千金之獲位  
雖至下恩實非輕竊以仕有時乎為貧食為敢怠其事職既司出  
納之吝任初無貴賤之殊矧茲醯人之微掌於周官之舊日取不  
竭本原出糟粕之中歲計有餘者摘亞海山之富苟非明財貨之  
術豈足尺錐刀之能如其者賦分酸寒凜生艱苦囊空羞澀誰憐  
甑內之塵餅粟屢空自笑甕中之蠟未厭小人之復徒聞君子之  
交僥倖鋪糟而歡滴妄意乞漿而得酒不謂斗筲之无用亦預糶  
糠而見收會計何堪涓滴莫効此蓋伏遇 某官才全武庫名重  
金甌世高濟美之忠人有調元之望負伊尹之鼎志豈在於割烹  
和傳說之羹道本期於啓沃無膏梁公子之習軫蕪監寒士之憂  
欲觀聚蚋之能俾廁濯龍之選直在中矣方待善價之沽求則得  
之不假乞鄰而與某敢不攻苦食淡激濁揚清仰副作成之恩益  
堅曲直之性仲尼發顏子之覆僮使知天地之全趙文舉晉國之  
賢庶不遺堯庫之列

謝辟置幕屬啓

提筆文場已玷師門之高第彈冠仕路乃叨賓幕之元僚自推何  
人數有此幸竊以諸公要人之勢利亦何門而不容先生長者之  
典刑或曠世而難遇寧賤貧之堪忍惟道德之依歸一蒙備數於  
籠中足以成聲於海內况乃收憐之意出於特達之知未嘗待其  
自言亦匪因於借助茲古人之能事今復見之顧新學之小生何  
以得此伏念某學非通務資不踰中壯歲激昂妄謂勳名之可致  
長年蹭蹬忽驚齒髮多將衰偶竊儒科繼罹家難薰心憂患莫  
堪積歲之窮愁唾手功名非復當年之壯氣自甘屏迹豈合干榮  
屬當軍府之開濠枉賓筵之辟虛名增重有識嘆嗟謂李大夫取  
人不常乃尔特舉而石處士以道自任庶乎有成豈惟私惠被於  
一夫遂使頽風起於千載此蓋伏遇 某官吾道正統斯文主盟  
何自為郎頗歎馮唐之不調問誰可將或言充國之未衰遂付雄  
藩兼臨絕塞山頭落日想墨客之風流雪外孤城聳將軍之號令  
為此府望須我輩人矜弱植之无依屈公言而見取靜言會遇實  
邁等夷謂無人於東都固所不敢稱知己於天下亦足少伸感激  
之深敷宣罔既

謝辟置啓

范西叔

駕彼四牡初瞻華節之臨啟者二人遽造長塗之馭荷陶鈞而愈  
重揆綿薄以何勝冒昧來前兢慚去所竊以春秋同燕社固俗態  
之相歡富貴歸故鄉亦時情之共樂究觀往哲間處舊都不過露  
印綬以跨邸中負弩矜矢以馳道上或為相數昆弟之罪或與師苦父  
母之邦私快恩讎俯驚童孺來于公之駟馬既顯何為散踈傳之  
黃金雖賢無補未有激揚於風教專徒簡接於人才近接粉榆旁  
收封菲獨振汝南之價首空騁北之羣高掩前聞固為盛舉宜得  
魯諸生之秀異少慰蜀父老之傾瞻有如蒙烏真易與耳鼓無腸  
而自哭碑沒字以何為輕玷一官浮游萬里辯舌敢驚於堅白夢  
魂不到於軟紅空回天際之舟廿載雲門之翅餓麟不噬誰為落  
毛窮猿投林豈暇擇木乃與阿堵物為伍定為寧馨香兒所嗤已

自分於陸沉寧有斯於羅致喜冷兵騎猶振袵塵倚推轂於鄭莊  
俱懷此志許着鞭於祖逖驟過初謀坐令一介之微頓增九鼎之  
重不圖畫餅偶亦濫竽茲蓋伏遇 某官智鑑圓明文衡公亮士  
冀登賢於鳳沼時爭仰德於龍門廣西雍樂育之心舉同金鑄秉  
東觀刊修之筆深謹袞褒方宣指於民我念炳靈於江漢豈無後  
出來副先登典刑具存肺肝慰藉曳裾而飛名譽固屬仇香用士  
以報國家詎湏種馬靡嫌平進均預持招正恐涓埃難酬索齋再  
念某久居冥奧叨預提撕兼收腹背之微頻借齒牙之重念顏氏之  
居陋巷孔子賢之取馬生薦之朝廷何俟力也荐於今日期以古  
人尚殫髦髦之恩少罄倦倦之義豈特西州之人士愧在盧前庶  
幾東閣之衣冠願從隗始

謝辟置啓

張少瑜

病即立園本期脫屣老依幕府乃復踳駸爲然諾而遽行豈出處  
之敢必伏念某才無適用學不成功族久弊而弗支身旣衰而愈  
因少年意氣真已蕭然平生交遊殆無頌者獨執事之用意有昔  
人之遺風每當薦賢必以充數跡高奴之重地控點虜之上游謀  
帥多屬於偉人責實每難於七路顧雍容談笑之際雖資三語之  
勝流而緩急幾微之間實藉百中之奇策乃容迂闊復玷招延此  
蓋伏遇 某官以邁往之資當折衝之任才兼衆智守之以謙虛  
威震諸羌持之以詳重過收人物以就功名某老廢詩書無復倚  
馬之氣窮更憂患庶幾從薪之謀即望旌麾不勝悃悃

謝李邦直辟置啓

吳則禮

引領下風念未聞於聲效脫身涸轍曾罔待於鳴號揣心實慚戴  
德良厚伏念某器惟樸鄙族本單平考古則嗜乎先王之言行已  
則異乎末俗之好學知修性仕特爲貧久忘紆朱懷金之榮粗得  
曲肱飲水之樂獨立不屈殆遺物而離人逸處無榮恥以故而滅  
命蓋討論於六藝已侵尋於二毛索墜緒於堙淪蔽樞轡之中究微  
言於散絕殘缺之際委棄詖行擯斥詭辭道擬窺乎大全養固

捐乎小體每悲螻蟻之智易竭誠懼天地之蘊難窮素志或班沒  
齒銜恨疲精盡慮反同惠子之據梧飽食全生頗羨支離之鼓茨  
術益進而譽益泯年愈老而形愈孤愧俯仰以徇時聊翱翔以娛  
意收功雖寡詎羞抱甕而灌畦涉世屢奇頗欲就陰而休影節  
苟存於一介祿奚顧於萬鍾飄然浮轉之驅兀若枯槁之木文繡  
獨嗟乎芻狗青黃寧慕乎犧樽藜杖貂裘跡未羣於麋鹿石田  
茅屋夢已落於江湖其誰哀憐祇自憫笑知語默顯晦之有義悟  
潛身用捨之皆天甲乘馬而從徒甘抱關而擊柝豈期屯蹇遽辱  
採收此蓋伏遇 某官偉行軼倫閱識超世遠略足以安社稷高  
文足以追典謨紛紛妍媸舊入於甄冶擾擾動植嘗寄於權衡弗  
以杞梓自美而陋乎樗櫟之材弗以軒冕自夸而賤乎草莽之跡  
吹噓朽腐以律呂之氣被飾昧陋以虹霓之光凡茲滯頑亦加策  
勸豈以謂能否辨則駑馬或先於駉驥利鈍靡吝則鈇刀或貴  
於鏌鋇將剖黑白於混殺明是非於繆亂否備羸茶佇獲託於  
鑿師之門擁腫曲權未見黜於匠石之手否勤緒業用咎誤知過  
此以還未知所措

試館職

謝試中館職啓

王 致君

辱賜聖策下詆鄙臣質之以詩書治古之所傳副之以典農桑孟子  
之所論才難及志筆不逮心至於前世之且當今之弊聖賢之法  
度天人之際交拳拳未列於孤忠瑣瑣僅能於小裨宗工垂借第  
等過優徹旒纁之聰明入廟堂之甄化越自蘭臺之冷秩躡升書  
府之祕遊寵榮有殊感懼亡措於穆盛世幸逢極治之君思皇庶  
臣孰匪碩學之彥素養而待倉卒之用器使而議鴻纖之材處是  
位者責是功辦其事者付其職况于簡冊之所英俊之躔多文章  
經術之老處其間亦公卿牧伯之任出于此秩以太官之稍膳增  
以內府之俸泉使無芥蒂之勤以牽乎事外俾無塵苴之累以汨  
乎宵中思慮不分而道明進止有餘而氣一士遠於賤而爲周之

貴學得以肆而非秦之拘則可以夙夜鉉丹左右籤軸浩乎泛古  
今道德之海曉然見治乱安危之途當言而言豈為无助有用而  
用所向悉宜顧雖中下之資猶躋仁智之品如其者進按名責實  
之治乏趨變適時之宜辯不足以揚王庭勇不足以建邊略昧於  
理財而不足以語計踈於言法不足以評刑凡是數端舉無一可  
其在聖世當為廢人惟學是專乃性之病耽尋經傳而成癖亡遺  
冠履而幾愚至如灌浸切瑳人以為勞而已以為樂摩研編削怯  
於所短而喜於所長茲者幸會于天處得其地生死願同於書蠹  
呻嘍无歎於囊錢庶安義易之養蒙與卜揚雄之終老重念某  
惟物輕重公時盛衰嚮立是科間出竒士蓋取之甚隘則來者幾  
希由待之既殊則舉思自奮歷時思久其終寔微致或上言指此  
學之可廢近復著令罷推恩於從來顧是庸平分宜登以豈期援  
取於末至收拾于殘餘仍採薦論亟膺簡拔此蓋仁遇 某官開  
廣治具贊襄睿文思人人之盡其能欲物物之得其所謂選士可  
以報國謂博古可以救時姑擢謏才更觀後効誓竭有為之志仰  
酬不報之仁

謝試中館職啓

翟公異

奉對西清凜天顏之咫尺策名東觀近雲漢之昭回顧影自惟無  
顏以寄惟石渠天祿之府祕金櫃玉板之藏翰林墨客之文章河  
圖洛書之典訓恠如齊諧之所志微至稗官之所收極備至於方  
言其流及於瑣語煨炆竹簡發羽陵汲冢之編科斗涑書備魯壁  
淹中之蠹蓋古人札求諸野而失官學在四夷僅有典刑推云古  
昔仲尼之悼借馬猶及闕文夏禹之尚遺聲以存追蠹自非網羅  
百氏之學貫穿千載之間約六藝以成章洞九流之領略孰能刪  
除繁穢放失舊聞得商頌十二篇考次逸詩之缺取武成二三策  
緒正古書之遺至於曉幼婦之微文釋血蟲之訓纂討論欵識辨  
岐周桐鼎之銘義證古文跡東漢顯陵之策唯時選遴益歎才難  
固將廣豪俊之儲須以待朝廷之問必如前哲增重此名而况切

近禁嚴雍容嘯諾建章鳳闕望帝極之太微策府玉山應星躔之  
東壁欲掄材於人物聊養望於歲時其意廣才踈心勞志大空懷  
憂國見謂狂生中捐末路之差池未分昔人之憂患言從宰掾入  
遼書林汗青簡於長年絕韋編於卒歲初無聞於是正獨能問於  
何如恭惟 某官德益阿衡師惟尚父服衮衣繡裳之命數寵冠  
上公偉龍章鳳姿之儀刑照映羣辟略春秋責備之法得天下英  
才之歸雖此妄庸不忘教育孰云晚出得預斯文乃眷蓬山世唯  
舊物慨流波之未遠創風樹之纏悲再命惟躬相望踵武惟先人  
嘗掌斯事獲繼前修卒父業復總羣書敢期故實永言陟岵之  
感終發菟義之篇然而以先儒之熟訓詁而誤爾雅之螽螟大夫  
之識具教而名先君之猷武況如淺陋无乃闕疑庶幾農馬之專  
可與蟲魚之注述陶唐至于麟趾安所發明頌聖主之得賢臣或  
能論著

謝試中館職啓

任 子方

落筆玉堂之上僅綴千言振纓冊府之遊濫陪羣俊論說無本文  
亂不工序當今可舉之政事則未究大情考先王已行之法度則  
不闕古訓訖無可錄退有後憂豈意江海納汗川流一貫龍蛇啓  
蟄蠖步同伸雖幾去而復收終以榮而為懼惟天祿石渠之故事  
乃皇墳帝籍之所藏或出於秦人煨燼之餘稍見於漢家斷殘之  
後書尤難於盡信史已甚於闕文浸關諸子之異同頗識古人之  
章句詳延沉雅分命訂讎煥爛遺文上占東壁馮凌危觀古謂蓬  
山坐尤迫於帝居人或夸於仙去多士願聞其推故名臣輩出於  
此塗由漢則子雲劉向以經術登庸在唐則九齡房琯以辭章入  
侍故博洽名家之士萃聚乎東西兩京太平儒術之功浸淫乎數  
百餘歲得人甚盛曠古所無國家累聖紹休生民底乂囹圄空而  
俎豆布干戈藏而鍾律修百度可觀皆博士儒生之論四方來獻  
多山巖屋壁之書永惟英皇對越治古謂取士必先於素養詔大  
臣各舉其所知一新東觀之討論樂得英才而任使遺風不泯幾



數十世之相望引類並興以二十人而聞上一時名德之盛落落相高于今侍從之華班班可數規模良遠典故具存天祚真人日熙庶政躋世於安寧之域作人以忠厚之風正臣進而羣狂之道消德意孚而不肖之心化股肱一體既不式於老成諒直多聞將旁求於新進丁寧細扎祖述舊章使棲遲涵泳於圖書翰墨之林以滋長成就於英俊人才之藪蓋鞭撻杞梓登昂霄之幹珪璋琮璧抱韞積之珍必藉良工親逢大匠然後薦立壇以交神明之貺壯宮室以除風雨之虞豈徒然哉所用如此若某若生而非敏壯也無聞學淺鮮而不根氣萎蕤而易涸英華無幾句韻太拘既未能赫赫以動人固不善盱盱而徇物以牛捕鼠鈍不適時緣木求魚勞非得計碌碌衆人之後遲遲行路之間幸從庠序之外官不廢弦歌之舊習家有一鍾之石篋無三上之書乘鴈僕鳧既不關於多少大鵬斥鷃亦各適於逍遙何期近弼之誤知過以不才而應召旁皇奉敷椒振衣爲逢極洽之朝無違敢言之志而舊文卑弱空驚賈誼之過秦素與叔家良塊陸機之入洛家幾素米門寡曳裾待漏赴期懷鉉就席感歎紆袍之故態頽瞻金馬之盛遊下筆不休之傳毅屬文之思令人忘倦非馬周論事之才雖鉞孳綴拾以成編終底滯迂踈而可笑畫地作餅何以療飢曝日獻君未爲知術尚蒙採擷不即弃捐驅蹢躅於遼東竟無它異望騰驟於冀北猶踵後塵是何異綴魚目於夜光補狐裘以羔袖既乖隼度有誤題評此蓋伏遇 某官道德在躬問望超世契光華之盛旦見事業於有爲文章博洽而不以窮人器質渾厚而樂於成物致茲末品亦預同升所願讀書陽城猶喜於從吏未能成賦左思亦幸於爲郎而况大君深切之訓詞近侍雍容之知遇實英俊並遊之會方朝廷有道之時戴白之老畢世而再逢窮巷之士動心而竊嘆美意不輕於樂育終身敢薄於自期固當凜凜帶昏鏗窘頑魯龜勉平生之志激昂君子之風不獨丹鉛點勘之爲工必使事業語言之可用老將至矣寧自發於聖時行或使之冀少伸

其素守

謝試中館職啓

熊子復

歌漁父滄浪之水但切懷歸稱道家蓬萊之山何嘗夢到猥令射  
 策遽預細書浪登碧漢之槎寔出洪鈞之播竊以天澄東壁二星  
 交映於皇圖地邃西崑羣玉並森於帝策肆更歷代咸聚彌文若  
 漢則設承明著作之庭如唐則置麗正刊修之院招徠諸俊布在  
 其間逮我聖朝崇茲儒館萃向雄之博洽校流略之浩繁運際治  
 平嘗命大臣而舉數輩統傳元祐亦詔近位而薦幾員故往日之  
 得賢惟此時之為盛光堯再造復古重熙自定制於紹興每育才  
 於天祿映青藜而遇太一共記昔傳依紅雲而近玉皇多繇此擢  
 聖主遠遵鴻烈近述燕謀眷渤海之神洲聳瞻來幸駕崆峒之僊  
 仗亟詔下臨加帝藻之發揚增士林之歆艷宜悉儲於雋茂豈尚  
 著於疎庸伏念某學庸淺而不根辭底滯而無韻嚮者分教獨  
 冷著書自煢綠宰邑之務煩放紛既久幸董工之職簡次續惟新  
 然驚齒髮之衰方擬田園而去豈謂即長安之掾遂容窺廣內之  
 藏已則叨踰人為咨歎此蓋恭遇 丞相奮熙帝載樂育人材獨  
 參國柄並育人材惟取以無方故靡間甌閩之陋謂老而有志亦  
 使參渠觀之游某敢不仰戴厚恩俯研卑慮清閑拭目閱平生未  
 見之書安靜沈心習前輩已行之事亦可弗畔不知所裁

試宏詞

謝試中宏詞啓

晁之道

仕或為貧則自鬻南蓋非獲已學當務本雖屢中豈足言功得非所  
 宜榮以為擢竊以發天人之秘奧陳道數之本源喻德意於四方寫  
 英聲於萬世仰參造化之靈氣是謂文章之極功所以窺雅頌之  
 尊高則商周之道德愈白誦訓誥之深博則文景之忠厚可知苟  
 其氣質淺陋而已卑則其事業湮泯而不顯蓋國實須士而治必  
 尚文此朝廷掄才之要津而宏詞設科之本意故略其保任之法  
 使時不崇乎造請之風而腆以推獎之方使人自竭其磨礪之力

發於訓戒責相如視草之功播於聲詩求子雲奏賦之麗載述以  
考叙事之法表章以觀應用之才是所謂金馬玉堂之文豈容妄  
作未嘗窺石室柱史之藏安得其功自非有妙當世之語言惡足  
以中有司之尺度如某者受才甚下涉道每踈早預賞延復塵科  
第廿十年之不調悵三金之已違似是馬曹恍復迷身於半世不  
探虎穴固知坎壈於窮塗舊學浸沉於塵埃豪氣遂移於憂患麒  
麟已餓誰爲落毛駑駘既疲愈安伏櫪頽乏中人十家之產可營  
負郭二頃之田仲寶祖孫未甘寂寞西華兄弟幾至彫零居有弗  
承之羞敢怠必復之志攘九折之臂遂忘不武之慙憂三咽之言  
寧免無文之誚豈期過聽俾效先鳴此蓋伏遇 某官協贊大中  
作新多士議論風采四方表儀教育陶鈞一世宗匠方當崇起上  
臣事君之偉業故不忍遺曲學泥古之空言借以輝光略其蕪累  
豈徒取其一日之所試蓋將勉以終身之所成某謹當不棄前修  
更期來効務求諸己不敢益進以逮羣無溺於文庶幾力行而造遠

謝試中宏詞啓

趙承之

昨聞科制人自謂於握靈珠甫上奏封衆皆喜於得大將敢意甚  
精之選遽收極陋之姿恩踰分以起羞聲過情而知懼竊以文者  
貫道世實須才當無事以詳延屬有求而備用時豈乏士人皆願  
忠故濟濟登朝穆若宗周之化彬彬聚闕炳然皇漢之風率皆謹  
籲後以旁招務俊英而樂育課其歲奏用觀文吏之才究彼誓銘  
及定大夫之位所以網羅邦彥追琢時髦嘉有非常之人俾厲無  
前之蹟國家奮炎開運執象膺圖昭七聖以垂休亘千齡而敷化  
勝殘去殺戈倒載以言橐便革辭軒車結旌而奉御奮乎百世之  
上躋於三代之隆 上方泊乎無爲綽然有裕廣文聲而繼志循  
堯道以儲精昭回之光下飾於萬物磅礴之德上暢於九垓臨雍  
泮以恢儒坐王公而論道賁爰爰之帛鳳使馳巖執皎皎之駒鶴  
書赴隴江飛之鳧蓋少冀羣之馬幾必猶復側席幽人夢想賢士  
講興能之茂典復論秀之新規謂篆刻乃童子之工而經術固大

臣之事用專六藝博勸諸生鄒魯彈冠讀詔書而歎息庠黌動色  
習矩步以委蛇然念士寡全能才鉤定分德行政事督聖黨以殊  
科文苑儒林較史流而異傳慮風雅之或寢顧祿利之使然思數  
路以兼收庶一隅之不廢肆求古制爰采唐科且比事屬辭乃典  
章之故實而駢四儷六亦翰墨之彌文豈壯夫而不為固聖人之  
有取而况歌功頌德用有重於朝廷馳檄飛書事或嚴於法律集  
諸難而求備該衆美以取長雖投牒之且千來斯不拒而限負之  
以五中者幾希屬當首選之及允謂難才之際命春官而掌事詔  
宗伯以程能顧待遇之特優宜校量之甚悉自匪文高譬虎藻擅  
擣鸞馬金擲地以騰聲錘處囊而耀穎則何以青錢萬選動居掌握  
之中黃鵠一飛起遶雲霄之上俛漸竊吹仰玷精求伏念某擅壑  
鯁生翔蓬滯羽幼木強而不慧長椎鈍以無竒李蔡下中素微於  
品目賈山淺獵夙病於空踈敢萌拾紫之懷分隔紆朱之願第以  
世蓄細素家傳布堂克以寧願甄表青而故在歲不我與惜

年往以難攀人莫已知懼時來之不再稍絕編而自厲遂玷畢以  
忘勤湏階任子之恩嘗隸奉祠之役未濡鵜翼竊悔於初心徒處  
雞羣重增於懦氣因厲決科之志妄馳干祿之情綴爾雅之蟲魚  
定非磊落百枚阜之賦頌類俳優亟殫下俚之文過忝上游之第  
學漸為己食愧浮人千金屠龍藝既成而安用三年刻楮技雖勞  
而可捐輒辭補掾之符歸奉循陔之養因磨龍於事業獲馳騁於  
古今充棟汗牛差齟齬而莫釋滯翰燥吻笑琢腎以何愁默蕭散  
以累年忽侵尋而再聞自安鳩拙孰異鷺遷豈圖遭會之優重  
際設科之始復強顏而圖進深畫足以包羞鼯鼠何知不諱五窮  
之辱由其甚贛更希百中之能森列棘以造廷駭據梧而被氣洛  
陽才子絢錦臙以飛英稷下先生摛綿心而挾藻爭背城而借一  
各奮臂以當千驟見大巫舌橋然而莫下旁窺巧匠思軋爾以如  
抽徒勉課於中悠蓋僅成於醜駸自懲藍縷甘觸於報聞苟道詆  
訶詎期於中選方念鼠身之計遽叨入等之榮禮重績貂遂兼收

於大尾工嫌吮墨因強飾於蠅頭實非嘗試之間敢有庶幾之望  
再念其少而聞禮壯乃爲箕佩悅承顏志方申於歲綵賜金祖道親  
俄屬於掛冠感負荷以推艱懼責委之誠重迫停車而畢試乃就  
駕以言歸怒焉肺腑之憂疾若炭冰之積雖第名之非右在塞望  
以良多戰勝則肥有愧卜商之趣檄至而喜無慚毛義之心榮獨  
倍於衆人感固深於平日此蓋伏遇 某官權衡正道衣被詞人  
入聖域以惟優任天下而蓋重洪鈞播物並充良窳之求巨冶鑄  
金舉適方國之用致容諛聞亦附羣英其敢不寤寐前脩始終素  
履約言枝而務本探學海以窮深性也不移竊慕古人之節時乎  
有用願酬國士之知

謝試中宏詞啓

方雲翼

楓宸射策舊懸郟桂之名蘭省奏篇復冒齊筭之列叨榮過矣揣  
分慊然竊以取士雖本於辭章論人莫先於器識臯朝以俳諧自  
詆悔不通經王楊以眩露相矜類難致遠攷片言於帝上得大槩  
於胷中惟純儒含潤色之英聲諧韶濩而正士蘊懷冰之操句挾  
風霜何詞旨之無瑕蓋淵源之有自施諸實用號曰通才觀歷朝  
選任之規見今日搜揚之意法始替於紹聖建此一科事茲重於  
中興逮今五舉影華纓而接武粲大筆以爭輝播告多方擅燕許  
絲綸之手形容盛德掩卿雲黼黻之工善序者辨其華記事者提  
其要勒成功於砥柱草木聞風述畫像於凌煙丹青動色陋跛僂之  
露布小虞人之官箴暢皇靈於諭蜀之詞揭大義於出師之表試  
所長於一日責其効於終身宜得異流以光前躅如某者凡資不  
韻懵學無方究蕃露於一經未識懷蛟之夢効甘泉於四賦終慙  
吐鳳之材陪多士以造庭竊下科而試吏念希驥之馬追十駕以  
何難而向晨之雞肯一鳴而遂已甚嘗殫綿力勉習殊科人共笑其  
材疎已獨憐其志拙焚膏繼晷親細字於短檠安步當車奔悲歌  
於長鋏戍期未至卒業可營每虞類駑馬之羞復起彫虫之悔泛  
桃花之新浪尚認前津拍揚葉之舊筭敢圖後矢非藉嗟枯之素

曷收貫扎之功此蓋伏遇 某官受天距才為國隆棟主張儒道障百川而東之儀羽天朝見一鷄之直上執經帷幄避寵樞機宸衷資借筋之謀士類倚持衡之力致茲鬼瑣亦預甄收其敢不仰附餘輝俯摩鈍質雖夫子之墻數仞未得其門然魯國之儒一人不歸燕往

謝試中宏詞啓

石 敏若

戰當孰勝羞提大敵之戈矛寸有所長不負平生之筆墨色與寵變汗隨魂飛切評古今之偉觀蓋是乾坤之英物瓊盃玉斗輝煌希世之榮觀陣馬風檣洒落驚人之快語峭心曾之山岳鏗咳唾之珠璣張膽揚眉寫成和氣書牋點翰收入太平儻不為搢紳望封禪書是必作聖主得賢臣頌烜赫淮夷之雅鑄轟郊廟之歌此李唐開博士之途銜韓中書之黜獨當一面豈不誠大丈夫連中八科真可謂奇男子故紹聖右文之際使紛袍擗管而來風蕩而鳴虎角而翼填曾學海震百川吞谷之聲破竹辭鋒森萬文倚天

之劍多二益辨凜二大奇尺搜天下之奇才不到孤生之名姓如某者羈酸生落勃窣嬰珊窺豹一斑戰蝟兩角頑顏鈍頰有窮鄉冰雪之空濁胃括腸無春草池塘之夢綠蕪安在黃卷相怜漫亦揚葉之弧低躍桃花之浪謂董酬文史者不可奪其志而沉迷丹墨者異乎吾所聞三復斯言名教之中自有樂一行作吏州縣之取徒勞人歸棲得助之江山再託可親之燈火浩歎傷弓之鳥動輒驚弦其如董食之蟲未能忘苦比移文陣強則俊遊梧鼠五技而窮鎡刀一割而鈍雖臨印之辭客欲飄二然奈江左之參軍但平平爾望不及此得之若驚此蓋伏遇 某官有猷有為可愕可駭氣撼八極此必神仙中人心雄乃夫自是風塵表物持挈互鄉之童子收為吏部之門生某敢不增益所不能欽修其可願輒馳窘步望毫釐尺寸之功名堯覽塵編老三万六千之日月

謝試中宏詞啓

蘇 子瞻

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虛之等忽從佐縣擢

與評刑內自省於无堪凜不知其所措恭惟至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及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淹之於君卒所以爲无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无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奸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謹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万人之中求其百金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爲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胥清議輒爲廢人是以前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君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其才不迨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文爲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飢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遊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切俊良之舉不知氣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踈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而益慙此蓋伏遇 某官德爲世之望人位爲時之顯官居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爲進退致茲庸未亦與甄收然而志卑處高德薄籠厚歷觀前輩由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試中宏詞啓

孫仲益

列棘程書自愧北方之李乘槎問漢仰窺東壁之光被籠若驚鷲過情而懼切以堯舜文王爲正道万物所共由詩書執礼皆雅言衆人固不識篤生先覺不闡斯文用爽厥師同歸于治洋二開睢之乱敷文廣樂之音渾二虞夏之書大破專門之學黎民於變比

屋可封學圃學農盡存小人之事逃楊逃墨一歸君子之儒晞顏  
之人者亦顏之徒誦堯之言者行堯之行歷觀上世育材之盛未  
有今日得士之多自非粲然有文孰能出乎其類如某者樸樸不  
足數獲落無所容智昧適時豈栖二而為佞李知是古但斷二以  
無他方大道之顯行借羣英而樂育薄采泮宮之芹藻備嘗太  
學之藿監屈首一經屢鼓齊門之瑟折腰五斗遂彈秦柱之冠坐  
席未溫茹荼遘敗祥琴在御新穀再升念將母之不遑欲懷安而  
未可聊作代耕之養敢形于澤之心會公車之興耻揭詞科而試  
蕪芳奉三無私之世寔紀五不諱之誅率爾而行雖万人吾往矣  
卒然而問即兩端而竭焉寸陰不留長技及廢周庭合雅曹鄴之  
仕無誠魯史紬書游夏之碎莫惜豈謂曲成之賜不遺千慮之愚  
揚批在前積薪居上四頒詔綵褒進書林秉恭一之青藜對古人  
之黃卷佛蟬辨蠹初無從事之勞晝地復侵真負食功之意叨  
蒙若此報稱謂何茲蓋伏遇 某官斯道覽民加謀告后德業万

夫之望文章百世之師至大至剛雅有回天之力多材多藝已聞  
賚弼之祥欣逢君子長育人材之時無復大臣遺忘微賤之歎致  
茲庸妄亦預甄升德大難酬人微曷稱懷鈆抱槩已參蓬萊藏室  
之遊檢玉泥金或議泰山梁父之事誓殫微効用答鴻私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三十六